

滎陽外史集

十

欽定四庫全書

蒙陽外史集卷三十七

明鄭真撰

題跋雜識

讀宋史

刑賞天下大柄也賞一人而天下有所勸刑一人而天下有所懲此人主為政之要而家國所由興也夫苟失刑焉濫賞焉大柄于是而去矣又安能圖回人心於潰

散分裂之際哉宋至理度朝國勢誠岌岌矣襄陽權場之置壞于文德之玉帶此與虞公貪璧馬以亡虞囊瓦取裘佩而亡郢者何異哉文德既死文煥繼之雖拒守有年然卒不能以死報國宋社云亡實其兄弟致之宋之君臣能暴揚其罪戮及其家使夫不忠不孝之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勝負猶未可知也計不出此乃封文德為和義郡王而以其子師孟為工部侍郎以冀和議之成焉是所謂當刑而不之

刑不當賞而賞焉者是尚足以持天下之柄哉天下之人以為朝廷舉動例皆如此各思獻封疆以圖取富貴孰肯委身竭節以勵勤王之勲哉此宋社所以卒于亡也噫

論范氏

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以范文虎觀之斯言不誣矣夫文虎以殿廂之重受援襄樊之命坐視危迫不發一矢襄樊既破遂以呂氏子壻舉安慶而降之

自是而後為大兵嚮導者文虎也迫二王及楊鎮者亦文虎也舁太后之牀驅逐督促而為宮人詬責者亦文虎也棄君叛國圖取富貴資產之盛遍及東南又開慈溪茶貢以固其寵自以為百世無窮之利矣及錢塘盜起子孫效其故知至身戮家滅是豈非善惡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也耶申包胥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以降取富貴者天之未定者也以降取夷滅者天之終定者也苟使其孫復如其祖則天者誠茫茫矣

世之言天者豈可求諸天之未定而謂善者無福惡者無禍哉

讀玉堂類藁祭濟王文

此卷載濟王祭文一篇王葬湖州山水惡絕蓋當時權臣為之昔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濟邸之封取濟水獨絕之義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用心如此亦可謂無忌憚矣豈禮官承意為之耶夫巴陵之變踰五十年羣臣以濟邸為言

者皆斥去及天兵壓境繼絕崇贈之典始克為之踰年
社稷為墟矣春秋祭祀之不享豈獨王哉袁文清公曰
吳夫人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至
于此其何可言于是竊有感焉因併錄之吳夫人濟王
配云

讀臣僚請免不允批答詔

臣僚請免不允批答七卷夫君子之仕也才不勝任則
引分以辭榮老不堪事則全身以求退斯固大義所當

然者宋至咸淳德祐間廉恥道喪文武小大之臣或偷
安苟且為自保之計或納賂請托為遷叙之資患得患
失無所不至幸而得之乃假托辭免故事至于再三且
煩詞臣敝敝于文字之末君臣上下之間其矯誣甚矣
哉今觀所載辭免答詔不允者四十餘人若王爚趙葵
謝芳叔之考終馬廷鸞葉夢鼎之善退所謂全始終之
臣也江萬里之死于井李庭芝之死于兵所謂守節義
之臣也文天祥崎嶇患難至死不屈其扶天理而正綱

常者乎至于吳堅謝堂則奉使祈請屈膝大廷矣陳宜
中則展轉無成棄身蠻貊矣留夢炎則奔走京師干求
仕進矣若夫守封疆之臣夏貴以淮西降黃萬石以江
西降高達獻江陵趙孟傳獻明越棄君叛國若敝屣然
節義安在哉其他或遁或降或散其是非亦不暇計矣
夫當天下幸安無事之時于一官之轉一階之升則假
辭讓以為高及患難之來乃復偷生免死賣國獻城貪
取富貴回視前日之辭免果何為耶批詔諄復之辭君

之所望于臣者又何如耶

讀史氏手書三朝政要

右宋三朝政要載羣臣及三學生論丞相史嵩之起復
事為詳其言以為宋三百餘年之天下必壞于史氏之
手蓋以史氏秉釣子孫相繼春秋世卿之戒有國家所
當謹者是誠有激而言也後賈魏公當國以家憾史氏
不得與政至國已卒無有一人獻一城一邑者亦云幸
矣其子孫讀之細書其上而于後尤致意焉請抑之所

以全之蓋將欲釋祖宗既往之愆而昭示于無窮者其用心亦可謂厚矣為之後者乃不能誦其言以永其傳而以鬻諸人焉是豈文獻之足徵哉

記明慶寺化度碑本後

此武林明慶寺化度禪師石本也舊貨是本者得數十錢輒售自紅巾盜奔突寺羅兵燹殃及此碑其間傳諸人間者視之不啻金玉物其有幸不幸哉

錄鄉先生詞翰後題

先祖蒙隱先生樂于稱道人有一詞之善必手錄之夷
考其人皆吾鄉典刑後學模範數十年來衣冠故家凋
喪零落問其子孫不知宗譜之傳況敢望誦其遺文于
殘編斷簡之一二乎此原伯魯之訓當世君子深嗟重
嘆而不自已者也予于是竊有感焉詞凡若干篇并錄
集後皆倣此庶使覽者知吾鄉文獻所自云

書謝黃牛地鈐後

地理之學尚矣漢青烏先生著為葬經昔郭璞祖之迨

至唐楊筠松曾連口相授受于是龍穴砂水之法獨以江西為宗宋大儒考亭朱夫子與元定蔡氏亦講明之故其立朝論孝宗山陵事尤拳拳焉是格物致知之學固非止陰陽技藝之一偏也金溪謝氏精于葬法蓋遠繼曾楊而有聲者也嘗往來台明間凡目之所經意之所營著為地鈴其山川之趨伏踴躍橫直彎邪高下遠近聚散停伏所謂若龍若鳳若虎若象若馬若龜鼈若麒麟若車若箱若玉印若金釵若明珠然者為圖其形

著其蓋拈倚撞弔挿脫吐鉗截之法復詩歌以贊詠之
以為人得而阡之者公侯將相皆由是而出焉其開示
後人可謂明矣然而二百餘年以來人即其處而求之
茫然莫之見者豈山川形勢有時而變移耶抑山川神
靈斬其藏而勿妄以畀人也耶不然謝氏豈欺後世哉
吾聞有吉地者必待有德之人彼千金之家多行不義
及其終也乃欲求富貴之地以為嗣續久遠之利吾知
其對面有勿能逢矣然則孝子慈孫之為祖若父寔寔

之計者豈曰按圖索驥而已哉此書得之姚江李師家
命錄以為家傳云

記俞氏春秋集傳後

予既輯春秋傳適友人以此書見貽者其于去取多獲
助焉惜上二帙未及全爾夫龍泉太阿金鐵之精昔人
得其一猶以神物久當自合况聖人經邦大訓窮天地
亘古今者乎吾知其合也必矣因書以俟云

記黃氏日抄春秋後

褒貶論春秋三傳祖之而諸儒和之至朱文公以為直
書而義自見于是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可得而推矣
慈溪東發先生黃公著日抄一書其于春秋獨能以朱
子為宗而雜取本訥趙氏岷隱戴氏斷以己意大抵多
直致而無潤色是以讀者有不滿焉夫當于理者不必
工其辭而合于古者必有戾于今先生之言其當于理
者即其合于古者即予嘗輯春秋傳多有取焉者既成
乃追錄而藏之此書得諸定海鳳湖錢氏其所刊板已